

廉州——苏东坡最后的乐土

北宋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著名的“文艺帝”宋徽宗继位登基，下达圣旨，准许苏东坡离开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、冬无炭、夏无寒泉”的海南儋州，以琼州别驾“量移”（调迁）合浦廉州。

苏东坡被发落海南已达三年，当初被昔日的好友、后来的政敌、“变法派”新旗手章惇一脚从惠州踢到了孤悬海外的海南，他感叹临老投荒，早已抱定埋骨海外之心。

五月十五日接到大赦令，六月十七日从儋州起程，六月二十日渡海，苏东坡大喜过望，溢于言表：

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
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
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诗里所表达的快乐心情，跟杜甫忽闻官军收蓟北时，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何其相似乃尔。

但苏东坡没有想到，渡过琼州海峡登岸之后，却遭遇连日大雨，他又乘坐小船到了雷州官寨，得知因暴雨成灾，前往廉州的道路皆被水淹，只好继续雇请小渔船走海路到了白石渡（在今合浦闸口镇）。

他在抵达廉州后七月四日的日记中，忆录了夜泊官寨的情形：

是日六月晦，无月 碇宿大海中，天水相接，疏星满天、起坐四顾太息：“吾何数乘此险也！已济徐闻，复厄于此乎？”

过子在旁鼾睡，呼不应

所撰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皆以自随，世未有别本，抚之而叹曰：“天未丧斯文，吾辈必济！”已而果然。

老父弱子，一叶孤舟，困于茫茫大海之中，刚刚经历渡海颠簸的艰险，又陷入眼前无路可走的险境，就算再不相信命运的人，恐怕也会感觉冥冥中有一双大手摆布着自己。让苏东坡生出“天未亡我”幻想的，只有身边尚未刊行的书稿。

人都有脆弱的时候，苏东坡也不例外。

绝处逢生，到了廉州后的苏东坡，享受了他贬谪海南以来最为踏实而快乐的一段时光。

他是全国“知名”的诗人，尽管廉州地处荒僻，“去神京万里”，他的文名对于这里的人们，同样如雷贯耳，“粉丝”无算。太守张左藏和名士邓拟、刘几仲等人每日与他推杯换盏，流连诗酒。

苏东坡先是“馆于城中旧俸厅之右”，后来邓拟安排他住进了“私家庄园”清乐轩。他在这里接待了在廉州石康县任知县的欧阳晦夫，他们都是欧阳修的弟子。

听说苏东坡调任廉州，欧阳晦夫带着妻儿前来探望。颠沛流离，阔别经年，他乡遇故知，两人执手相看，热泪滂沱，一起回忆起当初在恩师家切磋诗艺的情景。

唱和应答自然是少不了。升迁钦州知州的朋友乔太博报信邀饮，他写诗祝贺：“马革裹尸真细事，虎头食肉更何人”把对方比作马援、班超。

退休在家的好友郭功甫也给劫后余生的苏东坡寄来诗歌：

君恩浩荡似阳春，海外移来住海滨。

莫向沙边弄明月，夜深无数采珠人。

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郭功甫知道苏东坡生性放达，天真率性，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对他以文贾祸的担心，叮嘱他不要再吟风弄月招惹麻烦了，哪怕夜深人静，切勿忘了还有“无数采珠人”。

虽吃过被人寻章摘句、罗织罪名的苦头，坐了一百多天大狱，但天真率性的诗人本性难移——

七月正是龙眼成熟的季节。龙眼别名“荔奴”，苏东坡在廉州吃了太守张左藏特意送来的这种热带水果，盛赞“质味殊绝可敌荔支”，在夸奖了龙眼“累累似桃李，一一流膏乳、坐疑星陨空，又恐珠还浦”之后，却忍不住“故态复萌”，以诗讽世：“蛮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。”——沦落到这蛮荒之地，不是你的耻辱，只是为了不受贵妃的玷污。

这不是用龙眼喻人的自况又是什么？

晚年的苏东坡深研佛理，参禅悟道。他到廉州著名的东山寺拜访住持愈上人，殊不知住持已远足云游，只在墙上留下一句诗：“闲伴孤云自在飞”

苏东坡按捺不住吃了“闭门羹”的遗憾，留下了一首诗：

孤云出岫岂求伴，锡杖凌空自要飞。

为问庭松尚西指，不知老桷几时归。

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未能与住持切磋佛理，在这荒僻之地，却有缘与一个卖菜老头交流了持戒修行的心得。

一个叫苏佛儿的八十二岁老翁来访，告诉他自已从十二岁就开始斋居修行，无妻无子，兄弟三人都崇道尚佛，大哥九十二岁，二哥九十岁。有人劝苏佛儿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，不必吃素。苏佛儿的回答是：“一般人很难持戒，容易甘于流俗，要修行还是坚持吃素好些。”

苏东坡没想到，一个卖菜老头，对修行竟然有这么高的觉悟，不由得把这件轶事记了下来。

人到廉州，海角亭是一定要去的。它是宋朝时为纪念汉朝清廉太守孟尝而建造的亭子，旧址在穿城而过的西门江入海处。

站在高亭之上，眺望苍茫大海，波涛席卷，苏东坡想起自己飘零如转蓬的身世，想起自神宗皇帝开始弄得朝臣对立的变法，想起远在京师御宇的新主，想起河山依旧却物是人非。

他心潮澎湃，挥毫写下四个大字“万里瞻天”，表达了自己公忠体国、狐死首丘的家国情怀。

在廉州流连忘返的苏东坡终于等来了皇帝“安排工作”的诏书，他获授舒州团练副使，永州安置。朋友们纷纷挽留苏东坡“留此过中秋，或至月末乃行”，于是合浦有了与这位著名美食家的缘分。

苏东坡在八月二十九日《留别廉守》的诗中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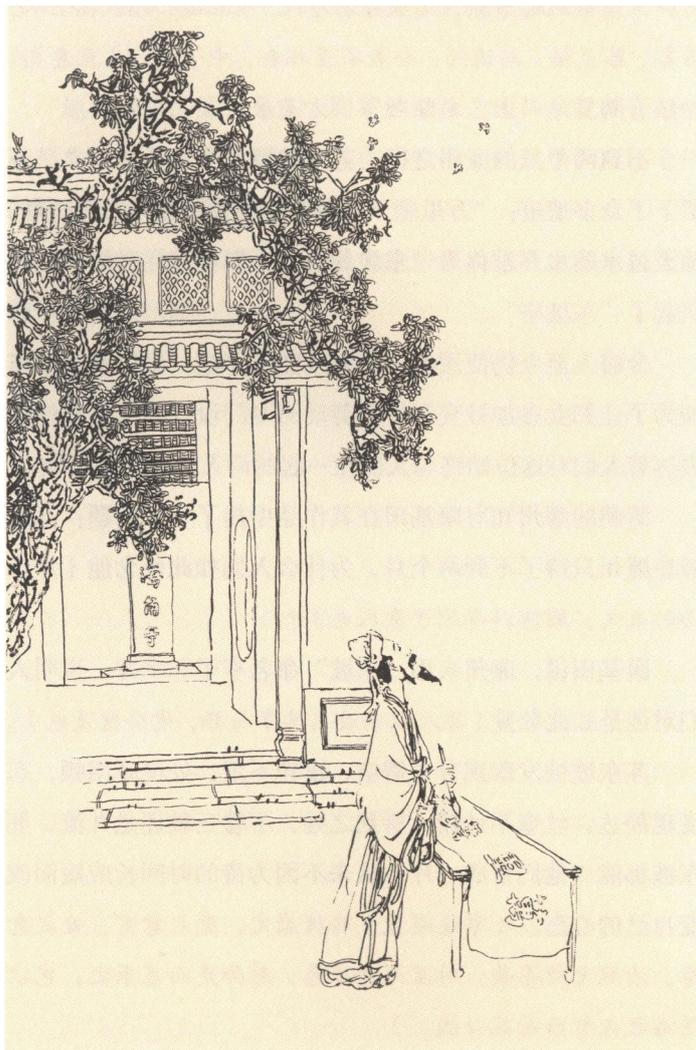
编萑以苴猪，瑾涂以涂之。
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饴。
悬知合浦人，长诵东坡诗。
好在真一酒，为我醉宗资。

“编萑以苴猪，瑾涂以涂之”，这是《礼记》记载的一种叫作“炮”的厨艺，也就是俗称的“烤乳猪”。大家吃着烤乳猪，还有酥糖作馅的圆饼，喝着“真一酒”，朗诵苏东坡的诗词——也许就是那首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快意人生，其乐陶陶，光阴易逝，今夕何夕，此何时哉，此何时哉！

据专家考证，苏东坡诗里“中有酥与饴”的圆饼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有馅烤饼的记载。

中国人从汉朝起就开始过中秋节，唐宋时有大量中秋赏月的诗词歌赋，苏东坡这首诗，成为中秋节吃月饼的最早记录。

宴饮之后，苏东坡带着儿子苏过，还有那条从海南一直跟着他的爱犬乌嘴，告别了让他洗尽贬谪屈辱的廉州，踏上了北上的归程。



他乘船从南流江溯流而上，沿水路北返，到永州。次年在常州溘然病逝。

（某留此过中秋，或至月末乃行。至北流，作木筏下水，历容、藤至梧，与迈约，令般家至相会，中子迨，亦至惠矣却顾舟溯贺江而上，水陆数节，方至永。）

不到两个月的廉州之行，苏东坡留下了十几篇诗文，还留下了众多遗迹：“万里瞻天”四个苍劲大字悬挂在海角亭，他汲过水的水井被称为“东坡井”，人们在他住过的清乐轩筑起了“东坡亭”。

合浦人至今仍使用的一种圆顶宽檐草帽，据说就是苏东坡为了让妇女参加社交和外出劳动而专门设计的，这种传说表达着人们对这位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诗人的怀念和崇敬。

清朝的廉州知府康基田在其作品中提了一个问题：苏东坡在廉州只待了不到两个月，为什么人们如此怀念他（居廉为时未久，顾何以得此于廉人也）？

康基田说，廉州人用“东坡”命名亭子和水井，说明人们对他是如此敬爱（廉人以东坡名其亭与井，爱公犹是也）。

苏东坡被发落到穷乡僻壤，辗转不定，处境越困顿，态度越豁达，丝毫不计较。所到之处，不管三教还是九流，苏东坡都能与他们打成一片，从来不因为待的时间长或短而改变自己的心态。

（窜逐遐荒，转徙靡定，蹙之愈穷，处之愈泰，泊然无所芥蒂，所至无问贤愚，感奔走而慕乐之，岂以居游之久暂移易其心哉。）

他不为环境所困的豁达态度，在非常处境下适时顺变、化苦为乐的乐天精神感染了人们，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和打击，他始终坚持“立朝大节，蹇谔不回”。

他的这种信念和理想，使得“廉人思公慕公，积至数百年之久。盖天地之正气，不容息灭，天理之在人心，无间岁时”。

地处岭南的廉州是古人眼里的烟瘴之地，从汉朝开始一直都是贬谪流放之地。苏东坡作为贬臣，在这里为自己七年的岭南贬谪生涯画上了句号。

廉州给了晚年的苏东坡最大的快乐，他更给廉州留下了绚烂的文采风流。